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二十

明 婁堅 撰

呈八首

修復南水關呈詞

呈為懇恩酌採羣言修復水關以裨學政事竊惟人文
闕乎風土氣運係于作興照得南城水門舊在黉舍已
向因衆稱巽水之秀改闢迤東而迎然於卦氣有符實

則巒頭未合雖其說各有所主若至是則必無非大抵濱海之鄉凡潮汐吐吞總謂之去故其流注之勢必江湖匯合斯謂之來試就治城論其地脈則必以東北為去西南為來明矣舊關直受之於南何必為巽新門縱據得其吉却轉而東譬近舍稻梁之養遠求珍異以適口求而不得餒且相隨況已在巽西氣本相接辰居巽右禍亦須防雖陰陽最為渺茫非耳目昭然較著顧當其改圖於始亦謬謂張網可幸得魚及其覺悟於終豈

容以懲噎而遂廢食不及今明臺之魚聽將終虞已事
之難更此諸生之所蚤暮以講求飢渴以延企者也又
去歲秋試之先曾具呈言新鑿西水達於練祁者若橋
梁為礙舟楫不通將坐視清流漸成填淤已奉處分未
獲訖工并乞查會前呈一時並舉實為便益須至呈者
乞祀朱熊王三公於名宦呈詞

呈為遺愛在人宜隆秩祀以著不忘以垂有水事竊念
吏治必稱循良親民莫如州縣况東南繫財賦所出於

催科兼撫字尤難幸遇其人能無追思於沒世雖紀其
績未若崇祀於將來照得前知嘉定縣事歷官南京禮
部吏部郎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南京大理寺丞通政
司參議嘉興朱公諱廷益其自閩移吳之日當政猛民
殘之餘吏以急斂干和民以屢侵多疫公仁且潔又簡
而寬絕不自潤以脂膏惟有人沐以滲漉邑之歲困漕
糧以土瘠不宜稻也則為請於主者仍得改輸以銀邑
之額設官布以賦緩可紓民也則為言於監司因得漸

弛其課至於徵斂有法則創為板冊連票雖愚民不至於
倍輸又慮風俗漸奢則倡以節食賤衣雖富室亦遵於
雅化與韋布通賓主之禮際而人知老老賢賢與章逢
申名教之防閑而士用逡逡凜凜總之以遠賂而瘠已
以瘠已而肥民萬姓頌之同一辭三年紀之如一日也
繼其後者廣安熊公諱密擢官戶部郎早卒承寬仁之
緒撫甦息之民以為政似不難以見德實非易初至不
求殊異無取名要譽之為稍久孚以悃誠有淪肌浹髓

之惠所以人蒙其賜尤在天危其逢在任久歷七年連
歲曾無一稔方流離之乍復咸寄命於緩征乃殿最之
攸關似考成於逋賦公恤民之瘼惟已之辜雖奪其俸
者屢加然不為動者自若既申折漕之請特嚴投櫃之
防務令納者絕無絲毫加增而收者不至萬一賠償又
以惡草不除則嘉禾不殖始剪打降之兇橫繼絕訪行
之中傷大約虛懷待人時或寄之以耳目然實心求可
人亦效之以肺肝庶不為名寬不廢猛人士頌其實行

黎庶戴其深仁顧惟二公或已陟為卿貳或久遷為省
郎未究厥施遽促其筭獨此荒瘠最被恩施昔賢有云
後世子孫思我不如桐鄉之人思我緬思二公在官之
年所以為一方之謀者不異父祖之計安子孫以故二
公沒齒之後所以繫一方之思者亦猶子孫之追念父
祖考之祀典允矣具宜惜其後人未聞趾美接壤西吳
而近者僅嫡孫名繫於膠庠曠隔東川而遙者斷遺孤
音問於修阻若不及今而申請或恐稍久而莫詳顧欲

由下以遞申或恐文移之寢閣豈如自上而批發不虞胥吏之稽留又故本學教諭累遷國子監助教博士監丞南京戶部員外郎致仕婺源王公諱廷舉端方其行篤實其衷謂行本而文華當分急緩若華繁而本撥倍切甄陶貧乏者數賑其寒飢憊弱者尤力為擁護因良牧之加禮燕閒輒有獻規每輿論之密伸緘秘何曾出口再當偕計而北上直云哀拙而南還世人之邊幅不修賢者之坦懷彌著以故改官曹監祭酒亟稱其賢已而進秩戶曹同

官咸重其守至於移病懇求致仕蓋由考滿不能治裝
行李蕭然遺貲窘極實乃昔賢之清操豈止叔世之人
師參二令而齊名信一時之絕盛況蓋棺久已論定而
闔邑靡不心儀盡使此邦士人寄懷思於俎豆後來賢
達興慨慕於宮牆有此連名具呈伏乞准勘申詳並祀
名宦須至呈者

覆勘回呈

云云竊思官守至重也材品固以時升降而其論必先

於儒生鄉校至公也評議亦以時重輕而其究必定於輿論照得前知嘉定縣事朱熊二公及掌教諭事王公先後僅十年之內望重皆一時之尤有身處於脂膏而冰檠不移其操有食貧於苜蓿而苞苴無動其心朱以寬簡著稱嘗微行村落之間野人初不知為長吏也而熊自遠方後來規隨咸戴其寧壹熊以悃悃終譽尤特嚴錙銖之禁私家幾不知有官耗也而王與同時相善獻替每畢其見聞士民追思今昔如一或曰此三公皆

宜大用而竟以不永其年世之喪道歟民之無祿歟不然而何天奪之遽又曰此三公皆宜有後而未聞能世其業天不可問歟善不必福歟不然而何後嗣之哀夫詩詠民不能忘君子之有斐茲其人矣傳稱沒而可祭神明之及交以教德也今上自大夫下逮士庶無不皆稱其賢則及春而祠至秋而嘗允宜並祀於學近歲儒生之論間有涉於阿私以故師帥之尊或多夸於寢閣前所瀆聽頗及其子姓之殄瘁可以無疑於過譽而今

所覆詳尤恐夫歲月之曠隔不能無憂於廢禮人如此其表表也而不獲祀將來復誰可當言如此其諄諄也而不足行自後復誰可信伏乞俯垂照察亟賜申詳

通學諸生上撫按保留胡明府公呈

呈為疲民羸瘵懇留廉能有司以終惠愛事竊惟旌別者上之大柄所以察吏而振起惰窳之風怙恃者下之至情所以籲天而願借慈仁之牧本縣東瀕大海西咽澄江沙濬故不宜禾未免仰鄰封而足食木綿尤不耐

雨偶一經靈潦而就荒加以俗媮而訟日譎紛紛求勝
於講張况復區分而賦日逋往往交通為蠹螭向因松
江壅為平陸故每歲之河工譬猶通咽開隔近以官布
入於考成則昔賢之閩澤轉為擢髓抽筋以物力土產
而論於全吳之邑則嘉定為最僻最敝以調停設處而
責於官吳之人則嘉定為最劇最煩胡知縣自三十九
年二月到任迄今二年先除豪悍不逞之羣兇繼懲刁
黠無情之宿蠹值歲收之屢儉撫字多方處賦額之加

徵催科不擾勵操則四知是畏中懷獨潔之冰心訊獄
則兩造無冤庭有久虛之肺石十萬家倚為慈母六百
里欽若神君驟聞調繁不勝却顧在長吏則絕其有緒
之成勞如絲方縑而斷繭在小民則奪其調饑之待哺
如炊欲熟而絕薪雖地方重臣意在磨礪不暇顧於一
隅而梓桑私計念切祈哀能無迫於上訴亦知己奉俞
旨誠難自異於盾矛猶望更煩部咨未必遽乖於竿瑟
矧在長洲以瓜期得代繼組者自當別有循良而在嘉

定以棠蔭方隆怙恩者詎忍失其覆庇若長洲以得賢
為幸則嘉定以失怙為悲幸屬幘幘誼鈞憫惻且下邑
頃年之故事有調繁瀕發而復留如祁門唐知縣改調
嘉定往迓舟車既宿留於彼土莅官月日且刻期於此
邦而竟憫攀轅再馳奏剡是知一時回天之力全在台
臺而三年河潤之施更自今日有此激切連名具呈

乞改正派剡呈詞

呈為懇恩分豁額徵名色以釐積誤以釋羣疑事竊照

邑賦之得請永折也實由地磽苦旱乏米而每虞缺兌故也歲輸之獨多派剩也又因已減復徵所餘以抵充別項故也自巡撫周文襄公創立平米加耗每石編銀五錢以蘇東南之重困至萬歷初下邑猶困於兌軍累題折兌幸得永折奉旨蠲免輕賚席木板過江修河等銀每石約計減編四分據經賦冊凡係奉文蠲除無得仍五錢計筭向已頒行遵守止因廿三年院題闔郡全荒部覆槩徵折銀本縣遂亦一例混編五錢賦冊所云

府胥之罔上則曰片役易於徵解縣胥之誑人則曰高下全在府胥可謂昭如日星矣而迄今未蒙仍前改正故派剩視鄰境積久相懸雖用抵練兵均徭里甲等項原非擅增然何必獨浮贏餘之數使閱冊者駭其過多又且曲為抵充之名使輸銀者疑若可緩況此一方病糴之衆雖幸免兌軍其如萬姓糴價之高已不翅數倍所蒙不費之大惠未紓終歲之私憂萬一事有朦朧中飽者易售其詐儻或時當倉猝在事者莫展其籌將曰

均五錢也何彼皆少賸此特多餘均一剩也何此獨踰千且至及萬雖有喙三尺列狀百通亦無由得白矣其在今日合無遵照經賦冊開奉青蠲免輕齎席木板銀仍不派徵而應徵練兵均徭里甲仍照原編驗派不名抵補則羣疑頓釋而稅額允釐矣至於修河過江二項亦為漕艘而設既俞永折自當並蠲而猶然編派不常亦於經賦未合乞照三十六年事例并賜查豁尤為諦當有此連名具呈

公舉節孝張母王氏呈詞

呈為公舉節孝懇恩勘詳以章婦順以光旌典以勵壺
範事本學增廣生員張婁孫有母王氏守節四十齡行
年六十歲家本世祿歸於官門其夫生員某其舅隱君
子某而福建按察使司副使某之孫婦也夫因力學成
羸強以無男再娶每客遊於鄰境逮疾甚而家居僅閱
歲除俄遽身歿婦之撫其先後兩女飲泣而血繼之奉
其內外二親食貧而身瘁矣既凜乎嚴冰蘖之操又允

矣持門戶之才黽勉有無共襄事於城南新壘辛勤朝夕終就養於燬後敝廬舅好讀史書每以古人自許及共商家事數稱新婦甚優婁孫以伯兄次男來為之嗣而母以孀妻訓子早見其成女各有歸孫亦漸長雖目前似足慰意而身外未獲榮名昔歲甲申有賢父母檁李朱公其人擊節亟稱其美謂夫有文且賢而妻自矢立節以賢節齊名為獎勵蓋閭里相傳為美談迄今歲月已深允於褒揚為當矧江南四郡久闕驄馬之巡行

而下邑衡門竚望龍章之來賁伏乞照例發勘轉詳具題寵光幸及於生前風勵奚止於境內有此云云

請入殷方齋先生鄉賢呈詞

呈為崇祀鄉賢以勵風教事竊照本縣已故淮安府學訓導殷公諱子義天資醇篤行誼端方其學無所不窺而特先其大於人無所不誨而躬率以嚴折衷朱陸之異同直探孔孟之窠竄平生尤篤於孝友逮老不私於貨財曲承後母之歡顏盡讓穉弟以遺產自少卽能戒

色絕無孌童季女之私終身未嘗失言惟以質疑解惑
為樂一經大治多為名世之人老作廣文徒抱專門之
學睠此下邑篤生醇儒惟有崇祀於宮牆庶幾增輝於
俎豆自萬歷八年十二年再經通學具呈蒙督學批勘
而子孫儒素既無貴盛之攀援人士咨嗟長慮輝光之
泯沒近者明臺纂修邑志已於人物志中撰次小傳伏
乞粘連申詳有此連名具呈

卞先生助喪呈詞

中懷樂易素行清醇雅志功名曾不登於下第晚官閒
散竟莫展於致身自來此邦樂育多士入其陶鑄將無
躍冶之金受其磨礱即是暉山之玉不脩俗儒之邊幅
自標良士之丰儀對函丈於席間均霑時雨庇廣輪於
宇下如坐春風方幸奉以周旋何圖嬰茲沈痼到官未
及周歲卧病乃積數旬有加無瘳積治不效彌留之際
欲斂未能一官獨冷於廣文十口僅餬於微祿既老成
之凋謝兼孤寡之伶俜衆所盡傷相為賸涕盤併空於

首啗櫬難返於梓桑痛此附身尚倉皇而稱貸況乎復
土將暴露以何期獨有相率而籲哀庶幾驟聞而垂憫
施恩乍寒之骨一慰長往之魂儻蒙破格之隆施乃是
及門之厚望有此連名具呈

雜著四首

答問性一首

予旣倡為之說曰告子之言生之謂性孟子蓋未嘗置
辨也特謂生不同則性亦不同非若白同而均謂之白

耳物生有心動而必之乎欲人生有心動而必止乎理
此人物之性之辨也人之未純乎理者有以蔽之非其
初也故曰性善也或曰子言則既辨矣孔子之言性相
近也其謂之何子乃復以告子之說應焉夫饑而求食
寒而求衣性也人固有食必列鼎者矣乃或以一簞告
飽人固有衣必重裘者矣乃或以挾纊為溫不無小殊
故言相近或曰然則烏在性之善乎曰夫物類攬拏而
食牝牡之合每不知有父子矣人然乎哉人之入於禽

獸者世多有之然不足以累性也此非予私言也雖孟子固以耳目口鼻之欲歸之性矣以命自制則入自賢門不知命而浸淫焉以梏其性則入自禽門宋儒之宗孟子好為深眇之談而未究其實徒令孟子自相矛盾耳予故合而論之使性善與相近之說畧無異同彼以食色為非性者無論未足屈告子也獨不思反與孟子戾乎譬猶葉公之好龍其於論性舛矣

尊經閣夜話述

明府齊安胡公以今仲春政事之暇來過黌舍與邑文學三先生同登尊經閣謂堅雖濶迂頗好藝文而宣君嘉士通曉世務皆可與言從容使畢其愚至漏盡二鼓公既豈弟飲人以和兩生亦不自疎外寧言不中倫不敢負公之下問也與之言文則謹對曰六經而下百家之文意非全粹詞多造微孟之醇荀楊之大醇小疵聖人之徒歟西漢渾雄樸茂東京漸靡而弱六朝之排偶唐初猶存韓乃力振柳與並駢長慶以降其細已甚宋

汭末流歐始反正王曾維佐三蘇並擅長公其尤南渡迄今未見其比勝國推虞昭代稱宋皆號博綜尤謹程度惜理學礙之於超乘未能也後有作者自謂遠紹然多採華忘實求新得陳外若恢奇中乏雋永向之典刑不無異軌即有識真狃於時代矯以爾雅力不能回矣肅皇之季頗標同異和者既非其儕苟希獎借排者或非其敵抵益揶揄其或識高才健衆非獨是雖快爽絕倫而率易為異加以好譚名理誤落白窠瑜不匿瑕亦

其宜也若夫允蹈成規務遠俗尚得意象表標旨目前
語全鑄今法乃自古則吾吳歸氏視唐宋皇甫張秦其
不多讓矣與言詩騷則又對曰騷人之致風雅之遺也
彼旣自極瑰異今乃妄訾合離漁父卜居云何作偏詩
三百篇稱四始於前漢十九首擅五言於後旨趣自符
音調自別然則李杜何必非漢梅歐豈盡非唐同源異
派自古已然異曲同工於今豈病哉且今之外合中離
譬已陳之芻狗昔之音移調改乃嗣響之宮商遺文且

在精鑒何疑與之言字畫則又對曰此小技耳然而不
精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微不積習則手與心不
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須重已識其源雖師心
而暗合強摹其迹縱肖貌而實乖王會稽善學篆籀者
也顏平原善學羲獻者也晉帖傳者要為不可思議唐
帖有贋有臨其真者固難髣髴也宋元名蹟幸獲觀真
蘇則沈著之中乃見妍姿米則逸宕之外自覺淹通蔡
整而媚人巧已極黃秀而勁自得為多吳興小楷深穩

多姿行草自是入能氣韻不無近俗然後之繼作未見其倫目以邁宋相也舉肥矣語未畢而公為解頤撫掌引滿連醵若吹竹彈絲以為侑也已又詢及時事見其逡巡俾勿辭讓嗟乎桑梓之邦實同欣戚父母孔邇孰不瞻依顧良竊習也緩急勢也凡為下邑有二難焉民貧故逋賦此催科之難也俗偷故多訟此聽斷之難也二者請以醫喻訟之多客邪之有餘也攻之為差易賦之逋元氣之不足也補之為尤難雖然差易矣慮或為

之媒焉絕其媒則客邪無從入雖勿攻可也既難矣慮更爲之蠹焉去其蠹則真氣不重傷雖勿補可也今者案牘無壅請託不行聽其講解則弱猶可支懲其固誣則奸不得肆媒已絕矣邪且散矣信乎有餘之症療之無難矣獨此不足者匪由凶荒而患爲蠹者不勝奸蔽譬之負戴見其能勝忍更加重乎良民之日賴可憫也譬之飲食見其可欲寧知饜足乎頑民之日饕可恨也況於中飽之徒利在行賄自非束濕之政勢必受賕不

忍於猾胥之數輩而忍於人為刀已為肉之小民非情
矣不忍於宿逋之數區而忍於不累官與不病國之良
民非計矣即使壤地不無肥瘠徵收合有急緩斗則之
輕重不已分乎復熟之抵補今安歸乎且彼之積欠者
不皆區內之圩田豈無本上田也而收入下區者乎又
民之僥倖者不必曩日之敝民豈無本上區也而效尤
下戶者乎若論賦額合冬與春夏秋而畫一徵之自是
其分此則勢必難齊即欲權宜先冬之孟仲季而一切

急之徐酌其餘豈容力有不及況田之肥瘠所在而殊無下區之名者豈皆上田歟歲之收穫接壤而異無下區之逋者豈皆倍入歟試觀邇年會計之差未有不費營求而得其費彌益足知其所入必不貲其利彌增足知其為弊必更甚此為取諸常稅之外乎抑即取諸常稅之內乎舞文而得賂者十三行賄而得緩者十七此十分之緩既入於奸則十分之急必屬於良矣有愛民之實心圖平政之實效者忍不去此蠹乎去蠹如何未

役之母使以求得也既役之無使以佞售也所慮狡猾之徒每集黨以羣訴則易為所動胥吏之口必巧發而多端則易為所欺往年刊行經賦一冊若能先究根源次尋脈絡修復清由之廢杜絕呈報之訛雖有神奸亦當照膽此非明公而孰望乎公於是憮然歎息洞然照知欲採芻蕘見之行事兩生亦相顧私語始談藝文終於政術正猶曲終奏雅神融意暢區區說耳誠不足為比矣臨分授簡令識其詳雖次第一時之言或少文率

爾之陋要歸於暴公之虛受贊公之庶平而已歲在壬子述

辨米畫

曹周翰出示大父公所藏米卷予雖不知畫觀其雲山烟樹走筆而成縈紆蓊鬱之致超然脫去蹊徑知為真蹟無疑也展卷至後題輒語周翰此元暉筆耳曾之一跋蓋題元章他畫好事者裝池時誤綴其後匏庵先生未暇深考因定以為元章予既憑筆蹟臆斷其非又按

元章本傳終於徽宗朝其年僅四十有九而此題距紹興乙卯蓋三十年矣又他本供御為元暉所鑒定者皆在紹興中其壽至八十餘與所云老境者適相合夫筆墨之辨世已不能知獨恃歲月可據而乃失之於匏翁題識可弗慎歟又考蔡肇所撰元暉墓銘卒之歲為崇寧則其必非父蹟又不待辨而瞭然矣

論筆二則

聞鄰境有好事者極喜佳筆毫必紫鋒必長直必每一

酬白金三四錢少亦一二錢友人或過而舉其好事即捐二三為贈筆工之與相習者嘗攜過予而求試即以為贈予辭不受而聊一試焉笑語之曰用此筆材分而為四豈不起手且耐久哉則對曰卽果佳渠不屑用亦不肯多蓄矣蓋人之輕財而重筆有如此亦大遠於情矣自後予偶屬他工用紫毫製一筆大如棗核長可一寸五分小即蠅頭細字大即方四五寸旣極隨手又久而不乏可喜也然俗工例不肯用紫毫作心往往白裏

紫衫外紫則悅目中白即省料故耳又非獨此也越手而耐久於用筆者有兩便而求售者或一妨書此以發一笑

製筆之妙在使人作字時手忘其筆而已宋時筆工稱宣城諸葛然蘇黃之論似微不同東坡於諸葛之外頗稱程奕及吳說父子且謂散卓筆非諸葛不能製自餘筆鋒譬如著鹽曲蟾作字有筋無骨而山谷極稱吳無至無心散卓且云試使人提筆去紙數寸欲左右皆能

如意則諸葛敗矣似又以懸腕枕几而分非筆之通論也今之筆師如王道彰茅瑞彰先後擅名於時王已歿矣有子能繼之其一茅壻也予欲以蘇黃所論詰之輒試其筆為作懸腕書茅之子曰道生亦知名

說二首

沈彥深字說

從子遊者沈生宏祖來請更其字且曰幸有以誨而勗焉予因字以彥深而告之曰予知所以為深者乎山深

而虎豹變淵深而蛟龍蟠玉剖而珍珠絢而升德產精
微而光華絢爛物固有之若夫刑仁講讓網舉目張澤
被羣生而威振殊俗此則朝廷之深仁厚德也不有海
內之彥士而孰與共其功顧士何以能自效於世若此
哉其器誠深以閎也不深不足以為宏矣易曰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夫士穆乎其容坦乎其度天下沐其
施如和風甘雨仰其德如景星慶雲豈若僉壬小夫為
機變設城府而深阻不可測乎哉彼其學則聚之深問

則辨之深寬居而仁行資深而逢源爵祿不入其心而功名不出於意若唐虞之羣后德讓寧可以淺近窺耶自三代以降世莫不有忠貞之臣既厥心慎厥事其視險膚殆若仇讐此其人皆可謂深識遠慮者矣若乃抵巇鬪捷陽施陰設雖亦能偽定一時而終無以大慰天下此則奸雄之譎詭曾足比於聖賢之淵深乎今吾子妙齡勤學深造以道在子勉之而已性之所近能矯之使勿偏乎習之所染能絕之使勿涉乎見謂是也而能

求其不可母膏以沃薪乎見謂非也而能求其可母洗
以索癡乎同乎已者能勿暱乎異乎已者能勿訾乎羣
而欲得也獨能求之於其所不取羣而欲趨也獨能求
之於其所不由德之能勿見其為德之形遠之能勿開
其驟遠之釁苟力此數者斯於深也幾乎將見山暉川
媚以應雲龍風虎之會他日所自效於世必非淺鮮也
已

朱季方字說

易之六十四卦其初八物而已八者其初兩畫而已震之初則猶乾也純之斯為乾五變而一不變復也其悔之變而巽則為益焉巽之初則猶坤也純之斯為坤五變而一不變姤也其悔之變而震則為恒焉益之與恒聖人嘗為之辭曰遷善改過而立不易方矣此何取於雷風哉夫天地之化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各專其功焉然而日也雨也其用以形形故時有所偏油然沛然則朝暉匿影杲杲出日則霰霖謝潤獨雷與風也不然雷

擊而風勢益張風行而雷聲益遠不相悖而相與為助
夫非以神用故耶蓋吾觀聖人之憂既濟與所以圖未
濟者而後知益恒之用大矣善而遷焉過而改焉如是
而立焉其何易方之有要所以取諸震巽者不震則不
能以動不巽則不能以入舍是而求可久之道庸有益
乎昔夫子稱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然
則世之志於求益者不恒其德道無由矣聖人猶恐夫
恒之者之誤也而曰利貞曰不易方於乎盡之矣聖人

化於恒者也賢人君子守之者也中人則望而趨焉其反是者所謂愚不肖而羞之招也長洲朱君以其名某來求字予既字之曰季方而申告之以恒君之姿溫慎以敏非逸於方者也勿易之而已求所以勿易者必伏而思曰無或溺而不振歟無或剽而不留歟如是焉而益弘矣今世之小夫市人皆有別號以謬為尊吾又願君之勿循其俗也又別為之字曰益之可也

疏三首

資善禪寺改建山門并蓋一堂二廡募緣疏

蓋聞六度以檀施為首衆生以福田為因但捐積累之
羸即破慳貪之障治城東南有資善禪寺者僧道林之
所修復也覓遺趾於汙萊邈矣異時之締構易嘉名於
棟宇翛然今日之熏修然而像設雖嚴中唐尚虧於瓴
甑軒楹粗具四周未備於垣墉凡屨杖之來過咸咨嗟
而興歎頃者石巖方伯因疾減瘡每共徘徊謂當告於
淨信庶多植於勝因手札一行施金伊始予忝支許之

分爰疏給孤之緣在昔釋尊乞食曾訶羅漢心不均平逮
茲末法有緣凡施比丘等無差別若論多生果報募有
為募施有為施俱依八識田中究歸三輪體空與本無
與受亦無受同超十方界外或曰均福田也所願憐貧
賑匱修道補橋何必莊嚴佛土不知均檀施也縱復片
瓦一椽束薪斗粟即為趨向佛乘在未信者以為此愚
夫愚婦之所眩也昭昭而背之冥冥而徼之難以冀矣
其知之者以為此善人信人之所依也愛而能割之求

而能應之不亦美乎勿輕一念之隨喜可醒歷劫之愚
癡勤幻生而多聚幻財溺幻貨而規貽幻裔何苦以身
為牛馬直須彈指悟空華由有為而入無為惟此第一
方便因始覺而還本覺遂窮無量法門

東林圓照寺募緣疏

邑之東十有八里有東林圓照寺焉初自宋紹定三年
庚寅其請於朝得賜額者僧有謙也元季燬於兵燹僧
時習偕其徒思修結茅以居募於檀那稍稍修復而以

舊額請洪武元年戊申也距其始建蓋百四十年矣思
修之徒又數傳而如權者卒其業然後殿閣像設及禪
誦之廬咸以一新迄今百餘年來未有能繼日就頽圯
有盲道人金士成奉母菴居虔修淨土而禪僧明本來
共昕夕相與發心重建二殿前供四天王像後供觀世
音菩薩像獨虛其中緩而有待比工畢而道人旋化去
明本自矢必新正殿以報佛恩將復從善信募焉有為
貽書見屬盡為之疏以助勝緣其可乎予惟天下承平

日久江南些窳波流物力耗於輕浮囂訟爭於桀黠即
有禁止猶然怙終惟有迴向佛乘庶幾掃除宿垢夫布
袍豈如文繡被體還同蔬食定讓甘肥充腸何異莫若
移為喜捨之用正堪結此清淨之緣乃至怨毒相仍猶
然積聚無厭子孫之福分定身家之需幾何已苦沒齒
勞心況供傍人笑口胃中機總為矛戟眼底事盡是鍼
砭普勸捐貲一為拈倡見聞易解遠近爭趨

佛說人生總宿緣乞兒爭得富兒憐苦遭冰雪俄晴暖

已忘披蓑忍凍眠

日日傭奴昔昔君可能宵旦正平分浮生信得還同夢
富貴青天一抹雲

老人垂白戀殘年一種兒孫幾種憐及到臨分齊放却
從他鋤藏落誰邊

饑寒也解多生業富厚都忘此去緣今日大慈香火院
幾人先注破慳錢

東林教寺觀音殿募緣疏

代

竊惟性無生滅資六度以出迷塗法有廢興報四恩而
新梵刹是以寶光同放灌國土於微塵宗教流通演法
音於淨域業無勝而不積緣有導而彌昇者矣東林教
寺者國初僧時習之所建也楊涇縈紆而出其東練祁
渺瀰而亘其北去治城一十八里溯創始二百餘年正
殿嵬巍則能仁迦陀之相好斯嚴阿閣邈迤則大悲薩
埵之手眼具備毘尼開士固宿昔振其健椎慧業文人
多棲遲挂其巾屨焉歲月迭遷榱桷崩壞佳山為之惻

愴飛錫過而咨嗟於是寺僧某等悼像法之陵夸謂檀
那而廣募風幡天矯覩表而生捨施之心法鼓鏗旬聞
聲而破慳貪之障猶以工非易庀將經始於一隅庶令
緒以漸尋用告成於七衆謂觀世音菩薩西方補處東
土導師悲仰下同於衆生慈力上同於諸佛自在成就
現為種種之身無畏圓通普徧聞聞之德昔文殊揀選
方便特標妙解於耳根示末刳求捨塵勞必獲想澄於
覺海團財何愛佛乘同歸但悟三空便超五濁某蚤緣

科第曾奮跡於宰官晚憩林樊已息緣為居士緇衣作
伴頻繙貝葉之文紺宇棲玄恍覩曇華之瑞欣逢盛事
共託勝因鹿苑雞林等是調根之會竹園金地增脩正
信之緣苟在家而出家誰與火宅由財施而法施茲為
漸門謹疏

學古緒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二十一

明 婁堅 撰

書牘八首

上督學王御史書

堅聞之士之貴於天下為能脩其身以効之當世也其身之脩矣而人不我知功利不及於人此為世負士若夫進而苟以榮其身退而無以逭其責此為士負天下

故士與其負在我寧負在人昔周之哀王迹熄而霸圖興然而列國之臣若齊管晏晉趙武叔向魯季孫行父衛蘧鄭僑之倫所以告於其君應對於四鄰諸侯而行之於其國者猶依倣先王之禮法雖至於戰陣之際猶能不以逞志而黷武蓋傳不絕書焉及秦霸西戎楚霸荆蠻遂以蕩然無復顧忌戰國之季士之言仁義尊孔氏不苟以求用退而著書傳之其徒以有聞於後世孟荀氏而已耳所不為揣摩捭闔沒沒於榮利者幾何人

哉顧二子之書亦自不同孟子稱堯舜而舉世以為閭
遠荀卿言法後王而秦以郡縣天下至於今不可改也
蓋孟子見其本原而荀卿審於事勢所從言之異耳實
非有不同也由漢迄今所施設迭變而要不得變者
人品之光明卓犖也故賢者之用於世雖學術有醇疵
才器有大小皆不失為君子據其議論以考其行事而
鮮有不合其上幾於中行而次亦得與於狂狷也自士
習浸淫於鄉愿而孔光張禹以柔佞移漢祚鄙夫之無

所不至其禍豈減於亂臣賊子哉蓋至於宋而儒學日
益盛其徒固曰相與講明聖人之道也而元祐紹聖間
洛蜀朔黨相詆訾若仇讐者皆一時之名賢卒於小人
伺其釁以肆其螫毒而宋遂以不振可勝歎哉今者天
下理安士氣矜奮固宜無孔張之鄙而矜奮之極容或
以鄉愿之似而伏抵巇之機腹中之鱗甲紙上之戈矛
亦足慮也所以折其萌而息其爭在正學者之趨而已
所以正其趨在辨其孰狂孰狃孰為鄉愿而已所以能

知其人在知言而已今天下之言詖淫邪遁為不少矣
士之已登用者其言見於條奏之疏而甫求進者其言
見於應舉之文此一人也今日之詞場人士方不勝其
效尤而他日之奏疏天下又不勝其指摘則其故可知
也是在考文章者而已矣夫今之經義蓋倣古明經之
遺也然已一稟於制非復昔之各有師承矣則但求無
戾於經可也繡其鞶帨何為哉況更與之戾哉夫襲積
故實為有學凋續語句為精新昔人謂是文章之病也

而今且務以此相高其文率三年而一變又每變而人自為言俄而翕然宗之未幾而又羣去之曾不若詞賦之傳遠也而況可擬於經世之學哉且言而當固無數變之理也理不可易而強為枝蔓以求售勢不至於盡拂其經不止也祖宗朝初場題止五道蓋不欲士之專於經義而徒以耗磨其目力也其意遠矣近世之號為能文章者以空虛無實之學而為訛舛勦說之詞古今之變得失之林遠近之所習見習聞未有考也不過以

僥倖主司之見收耳而主司者亦未免誤以為才而收之此徒悅乎言之有異而不責其悖於聖人之經也文既如是則其心術行誼可知矣讀其文而輕儇纖靡者也則知其入必薄以浮讀其文而恢詭譎怪者也則知其入必僻以悍如此人者而一日得志於天下其施於政事何如哉一倡羣和囂囂然咸自以為豪傑之徒迂孟子之濶遠而不循其經稱荀卿之達變而未知其術不為狂不為狷敢於為機變而無所用耻尊其名而卑

其實弱其中而張其外不知天下其何賴於若人哉獎而進之在主司為眩於其文無負士也擢而用之在朝廷為循乎其資無負士也士雖有薄富貴志功名者而平生所學固未必可用也用之而靡效曷足怪哉則無乃士之負天下亦所以造就之甄別之者或有未盡歟是故求治必先於得人知人必先於知言言之邪正顧所樹之標所拔其尤何如耳養之以學校考之於文章試之以政事所以分別士類之才不才而進退之責顧

不並重歟執事者亦嘗以黌舍之學術朝野之政俗合
於今日之文章而觀之乎負在上乎抑在士乎得無有
兩失其當而徒使世道受其敝者歟孟子所云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者有可以亟為之計否歟堅也雖衰且昏
塞自分終無所効於當世而猶思所以教育其子弟竊
願有聞焉舊所為較刻四書集注序一篇謹繕寫塵覽
亦足以概見寧身受其負而不欲負天下者蓋如此冒
昧干瀆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與陳明府論水災書

前月初旬邑中大雨異常兩日夜積水高二尺餘此以
盆盎貯中庭而測知之者也比之去歲凡五旬之雨而
反高數寸亦可怪矣晴後大費車戽乃得漸退雨時望
晴旣晴而水未退又畏日溝塍間若貯沸湯焉禾猶可
無恙而吉貝已十耗六七矣幸半月晴農家尚有生色
而頃者連四五日微雨幾遂爛盡豈去歲之荒未足方
鄰境而今使偏受其殃耶大抵種禾必極旱潦方為災

而其災易見種吉貝即入秋滿望多獲而每憂朔望前後颶風乘潮雜以風雨掃地盡矣幸而免此但數陰數雨亦漸至糜爛縱有薄收非蛙即黃不過旬日便成十分荒歉此則瘠土不宜禾貧民不肯種禾之通害也其又有不可解者吉貝偏宜高鄉然邑四境本東高於西而此番水災反西殺於東此豈天實為之歟今雖欲使上官聞之猶不可得況九閭乎所賴有臺下為福星儻得於新故緩急加意調停緩一分即民間受再倍之賜

伏想仁人之用心必有以處此矣蓋萬戶嗷嗷實翹首而望旌旆之還故輒為代訴其可憫如此母曰書生不識時務而嗤笑以為迂則幸甚幸甚

論上下區書

代

不佞弟某某獲從籲俊之後齒於昆弟之列又桑梓多幸屈大賢於百里伏承下車未幾政聲翔洽潔清之操虛湛之衷通敏之才精勤之力將盡抉邇年之積蠹一蘇久困之疲氓其盛德也嘗蒙下問所以為政之大端

不佞弟皆愚不更事未嘗深思其當何敢率爾冒陳至其聞之素熟病之已久而不容不言言之而自信其匪私者則今日上下區之說也凡言治吳之難者曰賦額之煩重而催科難也民俗之刁訐而聽訟難也胥吏之巧猾而去姦難也夫俗誠健訟其尤者挾虛以倖勝十二三焉不則飾小以為大十五六焉其含冤而求伸者十亦一二焉賴明公以公平聽之而又不翫法以徇之無不各服其心而去則訟且自此衰息矣至吏胥之舞

文不過託於賦獄兩端今獄期於如律吏將無緣為奸獨其在賦役者銖積寸累枝分派別聰明不可以臆決也必求之案牘而案牘填委雖生長於鄉而素習其事者猶無從窮其窟穴然竊以為明公之窮之無難曰清曰勤曰嚴此三者足以勝之矣故輒言其大略而明公試垂察焉夫賦額之有高下也為官民田也非為上下區也何謂官田田屬於公而民為之耕如佃戶之輸租故其則重自周文襄公以加耗均之又以金花銀官布

寬之而民少甦矣然猶有重額極貧之名也故豪猾得從而上下焉嘉靖中崑山顧文康公在政府因從中下其事而是時郡守王公始裒益官民田盡攤之輕則為斗不過三而止無復向之重至八斗者矣此蓋行之闔郡者也而敝邑之賢宰為昆陽李公力遏浮議以三斗均焉此非一時諸公強所不可均而為是一切之法也蓋為每區皆有官民田從八斗而減之至於三無不受其惠也則無不可以均也其意以謂均為一而示之衆

庶雖中才猶可以治多為則而寄之吏胥雖賢者未必能平此其慮之深遠而利民之大者也行之既久官無所變更民無所覬倖衆所同是而安焉自倭夸之創殘而田多拋荒也於是概縣各區凡田自三斗而下至於一斗五升蕩自一斗而下至於三升又各有荒熟米之分焉此載在經賦冊可考也不云輕者荒者皆在六區而重者熟者皆在餘三十六區也上下區之名始於吳淞江之小咽而巡撫翁公之少為通融也時則六區固

蒙其利而各區亦以為宜迨巡撫海公專意三吳水利
吳淞復通而起科亦還其故矣若巡江林之為奏請也
非其專職而講之不詳也動於膚愬而察之不明也導
之入於榛莽而曰凡田皆然則豈獨六區云爾哉然亦
知定額不可減他賦不可加而姑以人丁抵補終為舛
錯戶部駁之宜也於時縣丞包某至以此獲罪去則是
非較然矣然彼六區竟因之獲利矣向之三斗者又減
而為二斗八升五合矣是彼之蠲薄者積荒者與各區

同而三斗者獨得減也谿壑之欲長此安窮至於今五
六年之間則賦之不均民之公憤有不可勝言者矣蓋
敝邑為吳下邑濱海瘠鹵雖富力之貲其最上者亦僅
當他邑之中然在今日之為政有官可不煩而民可無
擾者其便二焉一則漕折之得請而永也歲免於貴糴
之倍費也一則糧長之以排年充也歲免於編審之百
蠹也譬之若織然其經已善矣長民者從而善緯焉可
得美錦而惜乎敝民之欲毀之也其敝多端可略而舉

彼誠計曰賄賂之費一可得拖欠之利十即有欲振刷而例征之者先為頑梗以嘗焉無已則雇貧無賴者而代受笞箠焉又不然則以逃亡而恐動其上之人焉吏之猾者又為之言曰此曹逋負終不得盡償又糧之定額十可緩二急上區之人使輸十則嘗餘其二為彼六區代輸焉於計便不然課而殿咎歸於官於是雖賢者亦或忍心而為之矣況又有動於欲者乎頃年六區之糧官既為減三而輸七七之中而征八是為七八五十

六蓋常有四分餘之逋也緩急之間彼六區之蠹害各區者何如哉古人有言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不過以緩急言非能盡蠲而除之亦非有橫增而賦之也彼又計以為弊久必窮則又告於官而請以復熟之田補夫所謂復熟云者久荒而召墾之者也使向以其糧攤之各區則今之熟宜從其加攤者而輕之不然而為久緩不征也則田之荒者各有區今各就其區而征之申於上官而別儲之以備緩急他日可以無

借庫矣彼六區自食其田而乃使概縣之復熟從而代為輸糧政之不平莫甚於此此端一開儻一旦有卒然不可知之費撫若按必曰取之復熟田而足耳又使復熟昇科而至於三斗則彼六區將復請張而求助於各區矣是豈可不為之慮哉且其斂之民而為賄賂之費者銀或畝三釐或畝五釐此何為者也又其訟於官而幸得售其奸也必於新故交代之際道塗倉卒之間未嘗有一言及於概縣之公議而吏書輒為之申詳此又

何為者也伏惟明公以父母之心予視概縣之民至平也
以不忍人之政而付之鄉校以採評議至虛也故不
佞弟亦得究極其弊蠹而以聞於左右以贊助於萬一
若曰我上區戶也而自為私則不佞弟之自處亦未肯
同於流俗而況為偏私之說以欺其父母哉然猶有慮
者今日之別白此無難也而將來之奸頑逋負不可知
則請修鐵板冊長單而行之使一覽了然又征科之法
必多逋者先及而次及於其少則那移遷延皆不可得

彼六區之糧亦可以無虞矣嗟乎李公之為循良百年
來首推而奸民猶竊議之安知不復詆長單為不可行
也哉是又在明公以至明燭之而已矣

與姚比部書

一自門下楚還奉書獲報已聞移疾樂志里門竊欲獻
疑會先慈病困侍閒未暇逮秋而遘閔今小祥矣門下
清節直氣世人知之有如此中相知之特深否楚之後
人所憚往而門下請之京師之竿牘人所同受門下謝

絕之而又不欲暴之然則非固與人異而自有不得同者正古君子之道也私以為門下居曹資深若有知者則漸移他曹而上宜也如其孤立無援必且出為監司方今吏道漸汙門下以直躬彈壓之不為峭刻而使人默知媿畏以造福於地方今正其時如是而猶不合丘園未晚也儻或逆揣而豫去之曰吾既恬於榮進奈何投足末流此於身名泰矣而有違孔氏行義之旨方今致主之術或未可必行而澤民之功猶得隨分少展

故願門下之早出以為斯世砥柱斯人膏雨其母曰凡
生所言皆吾所悉吾自有獨見以處於此則幸甚幸甚
與繆當時太史書

昨歲仲夏滯淹貴理學博楊君自少通家友善一見即
問諸公子盛稱績學工文皆當踵武殊思覲面因賦奉
懷一篇題扇求寄已蒙垂訪適遊君山失此良晤明日
將往答則已還郊居矣拙詩落句遂成虛語悵惘如何
柴明府過推眷愛接待有加禮然哀劣自安其分不過

於歲時一再謁而已年往予少未能拚半歲所一赴儀
曹實由舐犢非少雞肋也兒纔十齡孔孟外已盡讀易
詩書若禮記春秋則未免鉤玄提要矣知與不知咸笑
其迂既以自誤仍誤兒耶回思少壯時虛耗歲月於硯
席所媿學古未能失在未曾迂不少悔也今世詞學於
枝葉似有餘然醇雅或鮮其人力挽末流非大力如仁
兄者而誰望耶竊意撫古者既未識本源師心者又輕
徇規矩當今之時有能倡為歐陽氏之學庶幾導而之

淳乎歐答李誦第二書殆千古定論而世或反訛之况
易童子問又忤俗之尤者乎文人好奇自古而然顧如
歐公薄襍積琚繪而矯之以醇學韓而全不學其造語
用字同時若王若曾若蘇皆其卓絕者而未有不然也
乃知古今人之別古以其神今以其貌比炫飾於雋永
懸矣雖妄談及此極不自量然以質所疑於仁兄或未
為過乎前在暨陽曾上書督學公極論此事平平無奇
耳然頗似識真輒一暴之非量而後入也文多不暇錄

呈大要本之孟氏知言而已每歎少讀其書晚始有悟
蓋七篇中之最關繫世道者尤在此數言也而宋儒者
雖極尊孔孟然乃有尊之過而反入於腐迂蓋未與之
契者為不少矣譬如畫家傳神自古及今莫不稱顧愔
之必有能妙悟頰上三毛者斯不同俗工耳決非雷同
一辭者之為知之也哀劣比讀孔孟往往於不求妙解
中覺程朱之未合非求與之異也不異乃異耳未知何
時得促膝劇談一豁胸中之疑惟有翹企而已友人顧

謙服字民服者文康公季子之子也與之交三十年矣
行醇謹而文綿麗明月閣投屢遭按劍以貢赴禮部聞
兩試卷皆翰林諸公定其甲乙以私揣之天下雖大宿
學中或未之能先也今將具其文求正於門下而屬以
一言先容驥老而志千里得當伯樂必自此始矣試一
諦觀其文母曰此腐迂某生之友也而一槩相量則幸
甚幸甚書所惓惓再賦一詩奉寄又寫暨陽雜興之二
并發一槩皆顧之所屬也率爾狂僭惟察之恕之

寄黃貞甫膳部書

春仲辱惠荅知酬接為煩已占道體之康勝矣所浼極荷慨諾信矣君子之樂於成人之美也巽甫以謠傳東還遂留待秋涼晤閒每言人士共宗為世津梁無乃過疲高觀察公才敏識超又以清操出之吳人相謂二十餘年未見此監司矣初到數欲移疾或由上下異趨未必相安竊以孔子獵較望之今似小定足慰瞻仰揚清激濁行復見之其在斯乎昨歲公舉名宦三賢近在

十年間而遠有昔賢之風敝邑之人咸切追思顧督學
公意似有可否初已批行連呈而茲者復孃類申欲各
由報將疑舉者之非公乎則其歿已久其後甚微私何
從生即疑之自可密諭所由體訪不必始從其合而後
乃責之分也將謂三公先後相望未容一時乃爾多賢
則西吳東川不同地吏治儒學不同官偶然接踵本無
可疑且人之賢不肖雖各性生亦由熏染蓋有小人而
密邇賢者則惡不敢肆君子而牽制匪人則譽有不終

以今揆昔豈不瞭然不然則熊王兩君子之相信相成此古人之事而今之君子之所深訝也如或明知非私而僅允其一姑緩其二銓曹以此用人尚貽崔亮資格之譏況於沒世論定之君子而乃欲姑待獨不虞敝邑之逝者既與俱往而哀者難俟河清失今不並行有幸而章徹有不幸而湮淪夫人生同德而不同遇誠多有之其歿而繫人之思乃復有幸不幸焉若此者乎此宜亦高明之所深慨也故復覲縷上陳并錄原呈及覆勘回呈塵覽不審

觀察公猶可委曲從容而得之督學乎幸甚幸甚不則一體姑遲而有待何如伏望酌其可而更為留神不宣

荅陳四游侍御

曩歲奉奠先贈公之文得於忽遽殊以未極鄙思為媿不腆之儀豈勝內慙重蒙哀貲加以還荅彌益汗顏哀劣之別覺舍七年於茲矣以北上之資構一小樓於舍後隙地偃仰其中亦自有少味既自分衰遲樸野無可自炫雖一學博尚不欲忝豈敢有意外之望乎獨少聞

長者之論讀古人文字頗與時尚異趣亦何敢造次為
人言之耶先公已即安寔寔堪輿家言雖誠有之顧誰
為識真者獨有彼蒼福善或能偶中萬勿輕信異同之
論也閣下造福下邑知與不知咸所佩服而重為黨人
所排公論久而自定今其時矣又念朝廷方召還福清
公却恐又因而次且耳然聞此老以弛擔自娛則地方
類薦一疏其不忘情於閣下決矣先皇短祚中外憂疑
中人不無可虞外廷未知所仗此豈志士高臥之日乎

承示及賢胤或有似蘇明允少時歟度必有自露其頭
角者以深愛為厚望所以暫時埋沒未可知也豚兒已
粗知弄筆然未欲令試於有司更俟一二年當不為晚
叔達暫北遊還已久矣辰玉兄集序不過述平生晤言
一寄歿後酸楚何足為文其葬遺命祔而遜之必欲再
卜曾一經營旋又奪於衆口想只在早晚決計符丞有
雋才令譽到官後數奉使遠行此歸久稽報命頃且獨
身北上矣仲醇兄集乍刊行性嬾目昏未暇寓目至如

蕪穢紙費猶慙矧於災木扇頭清音諷詠再三恍如獲
侍輒亦呈五言題扇一首以供喁喁尊俎求速發裁報
殊未能悉既闕款待又不成牒惶悚惶悚

與文文起太史書

昨歲承珠玉之貺旋奉一緘陳謝未有以報也所屬寫
圓覺經文殊問一章雖已完納衰年眼昏兼以素不便
分窠書再寫終未愜意慙悚慙悚自聞臚傳之報知與
不知咸為欣欣明德之後一也令聞久播二也淹遲大

發三也尤在人皆以王孝若相期伏想令姊夫人正在
京邸歡忭又當何如耶聞十年前濟川師風雨舟中之
夢相繼兩驗一何奇耶此適足以彰數之前定而達人
處世正不煩一毫計較尤其章章者也兒子得程文三
首讀之僕久與此別疾讀再過語語駭心動魄真是奇
觀廷對一篇至今未得寓目雖然此猶吐奇舒憤之文
也自今以往一言必正論一行必成法當自此始耳吾
吳先達之文如王文恪嘉靖初勸學一篇雖古人何以

遠過而操觚者妄目為無奇吾當為秦為漢耳嗟乎此
蘇文忠少而欲為賈陸晚而且較正陸奏議以進者也
二公之文豈有一毫相似而其意自相懸合如此此可
以概古文之脈正不在詞采炫飾之間而已東漢六朝
之文至韓柳而一振唐末五代之文至歐蘇曾王而一
振今讀其文雖此數公者亦各自為詞未嘗相襲世乃
有謂古文之法亡於韓者彼不知也曷足怪乎獨怪夫
耳而目之者輒因而肆其猖狂耳凡為文章但意高識

遠而味長古今一而已矣其有不同者遣辭布格之間耳仁兄績學綴文之日久何待鄙言正慮初在詞垣或恐為時尚所奪耳輒不自量而覩縷及之勿駭其唐突也近聞之淑士云仁兄為吳苑先賢傳已有刻本而未蒙頒示并附以為請不宣



學古緒言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分校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張紹承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二十二

明 婁堅 撰

書牘十二首

寄申美中司理

自昨歲旌旆南征此中米價湧貴民間嗷嗷洵幾有
嘯聚之虞幸及秋轉販者舳艫相接既而歲登非獨賴
以全活而已國家三大喪相繼中外憂惶有同杞人俄

而旋定無疆歷服此足徵矣但恐臺省之間囂陵詬誶
習以成風而州縣之政積偷成窳監司而上彈劾幾何
未足深懲有識者咸以民窮為憂緬想江右民風吏治
為南方第一而門下學紹青箱節比素絲官為郡僚責
專審克實門下關通之脈也始於一郡播於四方為德
甚遠視彼優游省署而感時撫事或未免仰屋竊嘆者
何如也友人周君以服除補官貴屬掌教南安不過旬
月俸便可得遷所望借之羽翰俾得優敘其為感激豈

有涯哉此君文筆敏給器度坦夸年甫及艾用無不宜少
與從容便見底裏故敢一為先容耳伏想德星所臨數及
鄰境此地蘇文忠少嘗遊焉晚而南遷北歸復再經過南
安有學記刻石虔州有贈士人孫志舉詩及題鬱孤臺等
篇過吉州有清都臺三大字又嘗寫海外天慶觀孔泉賦
過廬陵為曾安止作秋馬歌刻石聞其石今尚留曾氏處
此數種似皆可榻得以語所在縣令必能致之他日東還
可當百朋之錫也此中寒雨自季冬十八日至今屢雪入

蠟且三白矣聞周將治行率爾緘上記室不宣

寄姚孟長太史

僕於世味久已泊然而每聞故知之捷非獨色喜且為之躍然慨然宣誠以一日之榮進哉亦為其人有可自見於世與碌碌者不同且世亦必有賴焉耳若乃孟長之捷既可內慰慈顏行且世酬旌典矧名已早著年已及強過此則為蹉跎矣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為相識數稱之以為大夫處世若畏首畏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

矣已聞膺庶常之選則又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雅道決不苟為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為兄之志於斯道亦已久矣猶恐向縻應舉未免博涉為優今拘館程仍以華股相尚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儇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及壯因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晁劉又知

遣詞布格雖各隨其時而其為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何其麗以靡也既登第乃一意為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為一變本朝諸公其始為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瞻終不能高其俊厭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為詭吾吳之文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詭舛絕不以時代為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不能若是之邁俗也譬之相馬略其玄黃

取其駿逸苟為不然誠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
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為應俗文字俟三年之後力
追大雅未晚耳語多未可以書悉他日南還省覲或可
從容為半日談適須儀部家有北上人率爾附一緘意
在傾倒不覺絮聒亮之亮之

與黃貞甫學憲

久不至西湖自仁丈暫還里門便擬扁舟一叩宿留雲
岫堂中眺湖山之明秀聆談言之斐亶淨洗菰蘆塵垢

而因循未能果者非獨嬾性固然實由家無壯子弟頽齡穉齒依依不能為再旬別耳閒居每念天下泰寧物力全盛而島倭小蠹遂不勝其蹂躪譬如人生豢養太過小有疾疢便不能支又如舊族強盛來久一朝勢去漸以衰落此由養生適以戕生倚勢以兆失勢故也今日之事但上有體國之大臣不植黨不營私無以諭訛而妨才俊無以賄賂而養豺狼國是定則黑白不相淆吏治清則民生不彫瘁顧論此必無爽而力此絕無望

寧復有救乎是宜仁丈之脫屣而賦歸田也雖然有能
深知而重任之豈可終以高蹈為明哲哉昨歲東西創
殘實可深慮幸而蕩平壁猶壯夫驟病非有藥物能療
之恃元氣尚可支耳今尚可不一懲而易轍乎民心即
天心也人怨即天怒也若背公營私者日偷以自肥不
知身之當為魚肉而人且刀几我也念此實久一為仁
丈悉之以當晤言巽甫去留已不辱命餘續布

寄胡仁常明府

溽暑得書俄復臘盡翹企之深與感佩之至真與日俱
積雖已附一緘為報竊有欲効於左右而未暇悉也自
昔仁人君子志存乎當世必不榮通醜窮審矣然則何以
言得志不得志也蓋在乎用之則天下蒙其利不用則
斯人受其病云耳若一身之否泰何論焉亦曾有以齊
安羈客為明公言之者乎雪堂居士其才其識其所論
列與見之為郡者至今令人慨慕而當時人主又深知
之一為異已者所嫉至於下獄流貶豈非人情所難堪

乎然獨能夸然處之誠胷中度世與孔子所稱得之不以其道而不去者合也今明公之進用雖少淹乎將未幾而郎署內之卿寺外之藩臬郡牧其得吾志不遠矣所恨獨不得在言路發舒感憤為世鍼砭然今之朝士頗聞有植黨之嫌識時務者亦不願為此何者同則日甚一日異則必不相安於進退兩無當也不審高明以為然乎否耶哀劣不勝舐犢於舍後隙地構二丈許藏書之室未免稱貸而佐費茲幸歲豐然方碌碌償逋即

欲賦詩奉寄亦未遑及至於札示一卷聞之沈生云曾
囑友人製卷然迄今未見擲來俟其一到當於來歲清
和圖之也李長蘅行呵凍附布區區并以為候嚴寒伏
唯倍萬珍攝不宣

荅方孟旋

日承再枉雖從容話言未敢造次扳留亦知仁兄之不
以我為簡也及長蘅來別與相知數人共集僧舍出示
手書因言仁兄亦已長齋乃始大悔知之晚也夫以千

里故人不為市脯沽酒猶可以不能酬酢自解乃至失
不為具伊蒲之饌非仁兄其孰能寬之昨及一緘捧誦
愧悚何已謂有試而譽則不肖已衰謂過情相借則又
兄所不為或者愛而忘其醜乎不肖少為舉業所縻終
於孤陋兩無所效幸而所父事兄事者二三君子於古
人學問文章頗有承傳不似近代諸名公鹵莽幸亦竊
聞其略而熱心一片喜為友朋言之轉相告語庶幾不
墜長慮非徒無益而先違老氏睢睢盱盱之戒乃有謬

見許可如仁兄者乎不敢當不敢當仁兄茲役上則玉
堂次亦蘭省瞻對未期然僕以為士人有意當世惟長
吏之澤最速最溥儻亦不以簿書為勞乎得在吾吳鄰
郡或容幅巾野服握手葉舟而非所敢望也幸因仁兄
獲以一言為屏岡翁壽限於格律語焉不詳顧其父子
之行文差可概見矣書生習氣語輒傷時贈別一章
尤為胡亂凡兄所與必無荆棘或可令見然亦望慎之
秘之有贈長蘅五言題扇他日一相見京邸即索觀之

亦見不肖之待長蘅非淺鮮矣長蘅所付絹濶而少矮
須囑裝潢工人綴黃絹於上下玉池內旣宜懸挂且於
稱賀尤妥也使到後方取絹歸若非雨中具草未免使
者空還今幸留一日以待晚船早食後即得應命未能
巧遲何如拙速想見掀髯一笑耳

答吳興王君書

僕鈍且衰已絕意當世之名兼酷信釋氏每恨知聞之
晚漸益洎然乃蒙不鄙惠書鄭重且拜珠玉大貺若翹

首雲霞而傾耳韶濩也。慚感何已。何已。憶自少壯至今。凡讀書為文。皆不能與時俯仰。以遂成其名。雖小夫豎子之能捷得者。猶媿不若。況於名公才士之未必果合者乎。顧竊有聞於宿學。其言雖迂俗。而頗與古人合。聊一為陳之。僕嘗舉東漢文。勝六朝。六朝勝唐。人以問。又問古文之法。何以曰。亡於韓唐。人之詩。何以曰。無五言。古語未卒。而其人啞然笑曰。子為疑我。而問乎抑果有。不釋然者乎。此殆嚙語耳。試多取古人之文。與近代文。

雜而讀之其若飲醇若食蜜者必古之卓然者也其若
舖糟若嚼蠟者必古之靡靡者也不然則今也且非獨
文也夫宋人以議論為詩誠不盡合於古至其高者意
趣超妙筆力雄秀要自迴絕未可輕議今乃欲以賸漢
唐而訾真唐宋容足憑乎僕自聞此快論中頗了了然
才既不逮人又不蚤自力於學迄於無所成立比者百
念灰冷不恨無成且願學之思亦都廢矣衰年邁閔病
復乘之何心及此姑述所聞以為報耳苦雨十首田野

樸拙之音聊用發笑而已至於字畫非曰能之但以嗜
好既久庶幾識真蘇長公論書寄子由五言殆盡其理
此在高明可以頓悟漸入也目青不辨作小字又方伏
枕聞有風便彊起口占想蒙垂亮

答張季脩書

兄昔別去為萬里之行每一念及輒念唐宋以夸獠雜
居之地困苦遷人賢者不幸時或遭之耳其於初試猶
知憫惜尚不令遠去其鄉也而今者名為聽之掣籤已

陋甚矣況實寄之胥吏誰不知者雖公無取矧又蔑公
及其遷轉一以資格為叙往往賢且能而見屈庸且濁
而獲升蓋明知之而不復顧者多矣聞兄在彼知而欲
援者多有忤而欲擠者不無誠寡不勝衆顧好之者之
氣力淺而怒之者之機械深亦那可以常理論總之自
有命在兄雖在遠亦頗聞吾吳近歲吏治民俗乎粹有
小警孰可仗者幸楚蜀來者或遙聞風采或已睹設施
下邑新政庶幾惠人解而更張意在茲乎譬病暈之人

沃以清冷又似痿痺已久蹶然忽起喜可知已兄所謂
能不同憂者失在父兄不能訓子弟自有以取之豈意
披裂至此彼悍然而圖報復者猶可知也矧然而爭骨
者其謂之何乃外敵方囂而內釁復深撫而用之者既
昧於長算伺而乘之者又跡於大悖里閭傳為談笑親
知莫能解紛惟有涕泣之道自西遠來詩之言閱牆禦
侮彼豈不聞顧出於骨肉至親倍足感動耳來札言彼
中秣多而泉冽又以善釀之法試之而酒不能佳何歟

豈麴不宜乎不然則暄寒之地氣或相懸耳向嘗欲
按東坡酒經雜麴與蘖以粥為投一一按其法而試之
儻可為發興乎又未知在彼所釀用麴用九子若麴也
則醇於何取此中賣酒家如祝如張問之醇皆茫然不
能言也咸取給於釀手耳兄豈亦常識之乎向者朱提
之句慮兄過於清苦或不便於同官詎意興文之相成
如是若兄之攝鄰邑篆亦已聞之彼豈盡如興文耶美
人蕉曾於吳江識之然非其花時也荔支蜀種或異閩

讀蔡譜即閩亦曼懸計得書後兄已嘗甘久矣承惠蜀
葛賢者之貽誠當服之無數況遠地土物尤所足珍多
謝多謝令子尚未及晤聞其留伴孟夙養痾俟愈與俱
還真季脩兒也殘歲若不東下來春必西往見之若其
資敏而筆超已窺見一斑日益又可知已孟陽尚留潞
州友人官解一緘乃郎已領訖俟有風便當寄示見及
書叔達子魚汝廉各為道相念矣適作書連為客所甥
多不相屬盡四紙至筆倦而止

與王慶長

自聞令子遊庠便宜遣賀并候聖善起居惟一僮差知書亦差解事不可去左右遂逡巡且俟謁廟後雖曾見全案又不識令子之名今乞并示其字小試為發軔之始於世家不足重勗之努力接武正在今日矣聖善撫孫如子屬望殊殷未即有以慰之雖得失早晚有數實恐平日工夫未即能精進又未知師範何人近來此道轉衰然嚴重之與寬縱如白黑迴懸想不至誤耳尤望

叱名於聖善前委曲道及也新書細葛聊以申賀惟幸
笑存聞已為司寇公建祠不審擇吉何日奉安像設此
誠與人公舉一鄉盛事然鄙意終不喜過爾彫飾第如
郡城范莊祠宇非獨易辦抑亦可久且所重本不在此
不審與何人商量務出雅道勝人多多許也臨期當同
二三友人瞻仰拜謁不宣

與殷辟非書

比有所聞於道路言足下所與狎者或非其人頗有燕

僻廢學之憂叔達子魚輩欲同詣諍之庶幾翻然僕謂
少年偶一失脚吾輩愛之既深宜相為護其短密以一
書規切如辟非聰明豈有不聽受者諸君便以見委將
發而會聞卜吉行納徵禮當俟過此而後及之今則不
容緩矣先公踰哀而舉長君踰下壽而舉足下每見其
憐念之極自言老翁譽兒將來應不墮家聲恨不獲見
其成立耳已聞其命名且遂為之字足下顧名思義儻
有先見其倪而為之防者乎夫既往何足咎丈夫貴自

新耳吞刀刮腸飲灰洗胃是在今日矣若以習氣難除請獻對症一方不過痛念先公而已雖有鍼砭何以加此僕嘗論人生少而寡過多得之稟受若過而能改彌難其人辟如本無酒德雖終身不濡唇有何足異如其居常五斗一石偶有過差便斷杯勺如此等人豈非豪傑人之稱之并其前日之瑕皆為瑜矣僕又嘗言習氣之病寧失於狂如好游狹邪是母失於貪如注物決賭是夫此兩者豈有優劣顧病狂尚可療病貪不可治經

見已多不容不具陳非謂開一端以成足下之過也今日所望正在無非無辟庶足慰先公於地下耳二扇寫納向曾以小楷題極精小扇今尚存否此先公命寫勿入他人之手囑囑

密扎勸殷丈保齋

孟陽昨見過云丈丈垂聽鄙言便思斷慾保齋安享晚年淡泊優閒之福今之丈人行年踰七十老而不衰如丈丈者有幾自非好古近道之君子亦烏能無所牽制

挫有餘之形氣悟無為之間適者哉然以茂仁仲與兩
丈皆年未滿七而或已鰥居十年惟寄情篇籍或遂謝
絕閫內止用米汁自娛此皆所與少同志長同學者也
今遂與二老而三又同恬曠之味則丈丈之遂能決然
吾逆知其必無難也某雖向衰少於丈丈尚二十四齡
而鬚鬢半蒼早臥晏起兀然一室如苦行僧此真不能
非直守禮實愛身也而非不欲也顧輒以此言進者無
乃與性不能飲憎人銜杯者類歟竊嘗思之以為某未

衰而衰之徵十見其七丈夫猶強而強之實亦減其一則耳之於聽少不逮前故也又竊以謂雖一不如前而不失為強此可以調攝復也蓋五臟之虛實各有驗於形耳屬腎若丈夫者獨腎一藏微傷而餘四者固未嘗虧也何者以飲食起居無異平時故足徵耳非若他人衰老同時俱病而潰不可收者則又嘗私驗之矣比者丈夫自江陰還晤僅一月別耳而耳病似全已私謂仲與丈夫若自後復不逮今則致病了然已數日不晤而仲

與丈見語君言殆不誣以數日之汰遂幾喪其一月之
蓄可懼也以一月之蓄能使七十老人頓還其一藏之
虧然則宜何如自愛耶又嘗謂丈丈之可以娛老者三
喜讀書長於吟詠一也能飲醇賴以陶寫二也有二子
皆慧可以授所業三也此三者可以奪彼一矣而又有
一宜過計家貧子少尚當以百年看其成立老氏有言
慈固能勇若如此則閨房之內尚當有脫簪進規者況
於學古近道與彼二老同其少壯而獨以既老之年顧

不能自割於愛我者之規乎誠不勝惓惓又慮面談不
悉故敢復以書贊決

貽邑學二師書

昨承傳示邦君之命欲俾以藝文之事與昆季周旋此
非獨不敢辭而已某於諸生中蒙眷待有加實倍倫等
去冬先人病亟既拜珍藥不幸大故又賻奠猥及益於
一體培植之中又竊抱知己之感長慮駕鈍終無以報
更荷不遺仍有此命然竊有中所不自安者侍閒或值

他友不獲面質輒以書問今科場文字與經術漸不相
關某雖頗好古書而絕非時文當行舍等挾瑟旣以自
誤美芹獻曝或復誤人此所不安一也又方居憂苴經
菅屨公庭豈敢趨蹌儒冠逢掖私心實懷慚慙此所不
安二也兼以容止朴野語言戇狂以待君子或多愆尤
又自省生平迂疎有愛有憎雖萬無召謗之事豈必無
見疑之人此又所疑阻不安三也伏惟師長知我愛我
求為具陳感激之私且斟酌疏數之間使上不負歸依

至心下不為進退無據幸甚幸甚

與唐四兄叔達書

不肖自成童時聞之先大父言汝父少卽勤苦自力於學問師以不煩吾旣多長者之交家僮不足於役薪水之勞皆汝祖母親之而父憐其母往往分誦習之功助之汲每讀至夜分一燈熒熒母對之績相與勞苦或時至泣下其後學漸成以明經為學者師俯仰資焉又十餘年不肖漸壯而先君亦已哀矣大父又言而父之養

我可謂已勤然而觀其意時有不足於中者冀有所得
以為父母榮也此誠人子之心耳吾自分所享已過豐
豈更有望哉所以為爾父惜者其平生志行宜有聞於
時而名不出於鄉閭不能不為介介也及不肖屢進而
見擯家君又數稱時命以慰之又見所與遊者或父行
或其同儕非名公卿即懷寶遁世之士皆服仁義而稱
詩書若與時之人異者則又私以為喜或時愀然曰而
能養我如我養而祖獨而未有子嗣續謂何且爾後哀

欲如我今日豈可得哉不肖乃為解之曰大人勿憂此亦命也已而先君終不獲抱孫以歿歿三年圖改卜宅兆葬未有期而不肖舉一男於是祔葬之意乃決竊念先君於事父母盡其孝於事伯兄盡其恭於視其妹若姪盡其友愛無一椽數畝之承藉而辛勤至老以卒有宅一區有田百畝以詒不肖堅又啟之以詩書之業疾未病時友人之子若孫求贖其先所賣田數十畝慨然還之所得金盡以分娣姪及諸女可謂盡其慈因謂堅

曰惟我為父兄可作如此處分知吾兒必與我意合也未幾而病以至於大故哀哉痛哉伏惟知先君之深能名先君之為人者莫如吾兄且居常數稱唐先生有子非兄銘之而誰也既狀其大畧又具述先祖先父平日相與告語之意以見先君之的然不媿於古人者果不必其施於用也

學古緒言卷二十二